

下
孟子集注

銅版
下孟集註



廣益書局刊行

版 權 所 有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一 月 再 版

下 孟 集 註

校閱者 王 文 英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 裝 一 冊 實 價 四 分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櫨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

柎櫨。

柎音杯。櫨上圖反。性者。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柎柳。柎櫨。屈木所為。若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柎櫨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櫨也。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柎櫨。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國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

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湍。波流湍回之貌也。告子曰。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

濬音

居反。旅反。直音。移揉。人九反。

下

孟

卷六

一

廣益書局校印

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踴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

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

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

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與曰然

與乎聲下同。白之為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

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學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緣底紛紛糾錯而此章之誤其本

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蠢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析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

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最尖音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從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

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馬。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愛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

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

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

與。耆與嗜同。大音伏。言長之耆。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皆

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困窮而不得其正也。○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謂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

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下

孟

卷六

告子

三

廣益書局校印

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

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

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艾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旨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

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

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

子且以為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案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異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

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從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思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

不同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

民之篇蒸詩作蒸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夷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入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二說皆不辯而自明矣

藉音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

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粢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楚音年耰音憂硯苦交反楚大麥也攬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贗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蹻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

處音
行

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
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

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
師曠所和之音。則天

下宮以
為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
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

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

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
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頗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保○孟子曰。牛山之木嘗

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

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割反。五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相，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鳥生畏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牙也，繫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不毀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

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

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

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

其達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

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焉。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寢音

鄉惟心之謂與

含音捨與平聲。孔子言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

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過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收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入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方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魯王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下反見音瓊。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

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

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重南德

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

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

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

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

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

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

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咄音

音碎

喪易並去聲

聲

禮上聲

食音嗣。嗙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嗙咄呼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馬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以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

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畏之。由此三者蓋

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

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薄賦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

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

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為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難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難犬至輕。難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真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

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

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

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挹一手所握也桐梓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

然欲考其所養之善不善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

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曰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

養其械棘則為賤場師焉

舍上聲。積音賈。械音咸。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積棘也。皆美材也。械棘小者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脰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然不可以小害大

賤害責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

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目司聽目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事物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蓋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

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在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取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

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甚焉。然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

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音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